

中國青年寫作協會週年紀念

戲劇選集

正中書局印行

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主編

戲
劇
選
集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九年三十四國民華中
版五臺月七年五十六國民華中

集選劇戲

角六 價定本基 冊一全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會協作寫年青國中 者輯編
譽 元 黎 人行發
局 書 中 正 刷印行發

(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)

司公書圖成集 銷經總外海
(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)

店書風海

(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)

店書海東

(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本日)

明(3646)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
(500)

弁言

爲團結中國的文藝青年，組成一枝堅強的筆的隊伍，向反共救國的目標邁步前進，在去年我們成立了「中國青年寫作協會」。

一年來，我們在「一切爲戰鬪」的原則下，我們的筆不僅指向俄寇和共匪，發揮出戰鬪的精神，我們並且向自己的生活圈內那些「赤色」、「黃色」、「黑色」的毒害，正式地宣戰。我們在「一切爲學習」的原則下，我們的會員不僅到軍中去學習，並且到社會的每一角落裡去學習；我們不會放棄過每一個學習的機會，在枕戈待旦的戰士們的身邊，在韓國歸來反共義士們的身邊，在參加各種戰鬪訓練的青年們的身邊，都有我們的會員爲學習寫作而活動；「幼獅文藝」所刊載的作品，祇不過是我們學習成果的一部分，此外散見於報章雜誌以及印成專書的，更是不勝枚舉。我們又在「一切爲團結」的原則下，團結起愛好文藝的廣大的青年群，會員從二百五十餘人，擴大到三千餘人，學校分會和地方分會已成立了十個，正在籌備中的還有二十個；我們爲爭取海外僑胞文藝界的合作，與推行文化清潔運動，和其他的文藝團體也曾攜手並進，充分地表現出團結的精神。總之，一年來我們是在真誠地實踐「一切爲戰鬪」、「一切爲學習」、「一切爲團結」那些原則的，雖然我們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感到十分地滿意。

現在爲紀念本會成立的一周年，徵集會員最近的作品，編成文藝論評、劇本、小說、散文、詩歌五種選集，分別由正中、復興、臺灣三家書局出版。這五種選集裡的作品，自然也是我們實踐「

一切爲戰鬪」、「一切爲學習」、「一切爲團結」那些原則所得的成果。我們不敢說，這裡所選輯的作品都有超水準的表現；但較之其他團體同性質的選集，我們相信是不會稍有遜色的。我們所抱歉的，祇是受篇幅的限制，不能容納更多的會員的作品；還有許多的優秀的作品，因爲送來較遲，不能及時列入。——這都是要請作者和者原諒的！

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第一屆理事會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

目次

序.....	一
徵婚(獨幕喜劇).....	一
大團結(獨幕喜劇).....	三三
種瓜得瓜(獨幕喜劇).....	五五
哈哈先生(獨幕喜劇).....	八一
歸航(廣播劇).....	一一一
養母與親母(獨幕臺話語劇).....	一四七
出國記(電影劇本).....	一五九

王紹清
姚谷良

王夢鷗
楊群奮

包遵彭
鄧綏寧

呂訴上.....一四七

朱白水.....一一一

王宇清.....八一

白宇.....五五

王平陵.....三三

鄧綏甯.....一

徵

婚

(獨幕喜劇)

鄧綏甯

人：(以出場先後爲序)

陶麗莎：二十四歲。美麗，大方。現在是劉寶珍的臨時秘書。

沈志科：二十四歲。精明，英俊。是一個極有抱負的青年學生。

孟祖謀：六十一歲。年雖老而精刀未衰。留鬚，戴一付近視眼鏡。現在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寓公。

胡唯德：四十三歲。儀表不凡，戴一付銀邊平光眼鏡。自命爲心理學家，實際上是一個胡吹亂噓的傢伙。

劉寶珍：三十八歲。臉圓而黑，身短而粗。愛虛榮，好享受。留着赫本頭。是一個俗不可耐的女人。

時：現代。

地：臺灣某大城市。

景：這是劉寶珍爲徵婚臨時租用的一間小客廳。右壁中間有窗。客廳右上區與右下區之間置單人沙發二張，沙發之間有茶几，上面擺有煙具，茶具之類。後壁中間有門通戶外，門左右的壁上懸着明星照片。右壁與後壁的牆角置一衣架。左壁與客廳中心之間置一雙人沙發。左壁前部有門通內室。

幕啓時陶麗莎坐在茶几左邊的沙發上，手裡拿着一束文件，她翻閱一下，在上面寫了幾個字，然後站起，拿着文件走向後壁的門。

陶：（把門打開，向外喊）二十一號。

（沈志科應聲拿着小木牌走進來，把木牌順手交給陶。這時，門突然開了，孟祖謀拿着手杖一下子撲進來，把沈推在一邊。）

孟：小姐，我是二十一號，我的耳朵有點兒聾，剛才沒聽清楚。（把木牌遞給陶，轉頭向沈瞪了一眼。）

沈：（把孟拉開，擠在陶身邊）不，我是二十一號。

陶：（納悶）奇怪！不會發重號的。

沈：小姐，這可說不定，這個年頭兒，數字觀念都不大清楚。愛國獎券打過雙包案，電影院也常賣重號票。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：缺乏科學精神。

孟：這還像話嗎？一定是這個楞頭葱小夥子把號碼給改了。

沈：（反抗的）你的年紀大，經驗多，一定是你改的。

孟：後生可畏，一定是你改的。

陶：（把木牌擲在茶几上）好啦，這點兒小事情，也犯不上到法院去打雙包案，我們就和平解決，同時口試。

沈：這不成，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，同時口試又要就誤我的吃飯時間，我的肚子受不了。

孟：我這一輩子雖然沒餓過肚子，可是我知道餓肚子的人一定不好受。我看這麼辦吧，你先到街上去吃點兒豆漿油條，回頭再口試。

沈：餓肚子，我認了，不能教你佔便宜，先口試。

孟：我有號碼爲證，當然要先口試。

沈：你是偷着改的。

陶：這麼辦吧，我們來拈阄解決。

孟：不，我看頂好還是序齒。

沈：序齒？你還不配。

孟：反正我是拿定了主意，進來了就不出去。（走到雙人沙發處坐下）

陶：（生氣的，把文件往沙發上一摔）既然這樣，我就對你們二位老少不客氣，現在停止口試，請你們馬上出去！

孟：（急的從沙發上站起來）這——

陶：（以手指後壁門）請吧！

（孟沈面面相覷）

孟：小姐——

沈：小姐，我接受你的條件——拈阄。

孟：小姐，我也向你五體投地的投降——拈阄。

陶：這就對啦，乖乖地聽我的話，都給你們及格。

孟：都及格？小姐，你是徵一個？還是徵兩個？是有限公司？還是無限公司？

沈：（向孟）你別多嘴了。（向陶）小姐，請您趕快做圖吧！

陶：好，我這就做。（從文件中取出紙條，然後把紙扯成兩條）

（孟將草帽和手杖掛在衣架上，然後又走向原來的地方。）

陶：（向孟）把你的帽子借用一用好吧？

孟：好，好。（急忙跑過去取下帽子雙手遞給陶。）

陶：好，聽我的口令，向後轉！

（孟沈同時向後轉）

（陶用筆在紙條上寫字，然後揉成團丟在帽子裡）

陶：好啦，轉過來吧！兩個圖一個先字，一個後字，拈着先字先口試，拈着後字後口試。來，拈吧！

孟：（向沈）請吧！

沈：不，您是長輩，還是序齒好了。

孟：不，還是青年作先鋒，請吧！

沈：好，我就不客氣嘍。

孟：用不着。

（沈從帽中取出一個紙圍。）

孟：連帽子一塊兒給我吧！（接過帽子，向沈）打開瞧吧！

沈：先拈後開才算公平。

孟：你先打開，要是個先字，我就不用費事啦。反正這回不是數目字，不會再錯了。

沈：好，瞧我的。（把紙圍打開，高興的）先字。（把紙圍分別給陶孟看）咱們三造對面，這可是個先字喲。

孟：（嘆氣）唉！這個年頭兒，連帽子也會通敵，真該槍斃。（把帽子又掛在衣架上，走到雙人沙發的前邊。）

陶：（坐在右邊的沙發上翻文件，向沈）好，坐下來，現在開始口試。

孟：小姐，在他口試時間內我得保留發言權。

陶：這個——

沈：沒關係，我准你有發言的自由。（坐在沙發上）

（孟看沈坐下，他也坐在雙人沙發上，取出雪茄煙吸着。）

陶：你的年齡沒有虛報吧？

沈：我是「九一八」事變那年生的，今年整整二十四歲。我又不想逃避兵役，幹嗎虛報歲數。

孟：（插嘴）像你這個年齡，正該應徵入伍，報效國家；為什麼跟我一般見識，跑到這兒來求婚？

陶：請您別打岔好不好？

孟：好，我抽我的煙。

陶：我也是「九一八」那年生的。

沈：那真巧極了，我們是同年生的。

孟：小姐，同年可未必同心。

陶：你的家庭狀況怎麼樣？你的祖宗三代——

沈：祖宗三代。

陶：從你的曾祖父說起吧。

沈：曾祖父死的時候，我還不記事。

孟：不記事？我看你還沒問世吧！

沈：對啦，那時候還沒有我。

陶：他做過官嗎？

沈：這個——我不大清楚。

孟：生而爲人，不能够數典忘祖。

陶：那麼你祖父呢？

沈：祖父是種田的，我七歲的時候去世了。

陶：你的父母怎麼樣？

沈：父母都在地獄，老早就沒有消息了。

孟：怎麼？你還想跟地獄通消息？這真是千古奇聞。

陶：你的父母都是怎麼死的？

沈：死沒死還不大清楚，就是沒死，也一定會受罪的。

孟：這簡直是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」了。

陶：你不是說他們都在地獄嗎？

沈：我是說他們都在大陸，沒出來。

孟：（站起來，走向沈）哎，青年朋友，你把地獄比作大陸，我認爲措詞不當，你要知道，凡是下地獄的，都是罪大惡極，今天在大陸上受折磨的同胞，都是無辜的善良百姓，匪區還沒有地獄住着舒服。

沈：這個我知道，不過，在我們的字典裏還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，所以就用了這個現成的名詞。

陶：（向孟）您還是坐在那邊兒歇一會兒吧，別累着。

孟：沒關係，我打了一輩子太極拳，身體非常結實。

沈：（不耐煩）我還以爲你是打八顆心的。

孟：八顆心是洋玩意，咱們中國太極拳是一顆心，是柔道，柔能克剛，我們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。

陶：（向沈）你的經濟基礎，譬如動產和不動產——

沈：我的房產地業都在大陸，不收回大陸，根本談不上什麼經濟基礎。不動產嗎，我是地無一壠，房無一間；動產嗎，就是我自己，如果有一天這個動產不動了，就一切都完了。

孟：這可不能完，連我和小姐都在內，不收回大陸，我們就沒個完，小姐，你說對不對？

陶：對，對，您是老當益壯。

孟：這話就對了。像陸放翁那樣飲恨而死，雖然留下一首很感動人的詩，可是死不瞑目，我絕不希望有那樣的結局。（走向沙發處坐下）

沈：小姐，請您繼續問吧！

陶：你將來的志願怎麼樣？

沈：我的志願繼續研究科學。（站起）我是學科學的，我想將來在科學上能有偉大的發明。我們中國人中了科學的遺毒，大多數人都想升官發財，對於科學却不肯努力研究，所以國家始終是積弱不振。

孟：（站起）總理說：「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業，不要立志做大官」科學是一種偉大的事業，你有這種抱負，真正是一位優秀青年，前途未可限量。

沈：（向臺左走）我們中國近百年來總有外患，就是因為科學落後，缺乏科學人才。我們光知道坐享其成，却不知道自己去研究建設。人家發明了電燈，我們照亮，人家發明了汽車，我們擺瀾。人家發明了輪船，我們跟着過海，人家發明了飛機，我們跟着上天。我們不能迎頭趕上去，永遠在後邊跟着。

孟：好極了，好極了。這是很好的一篇科學論文。（一下子坐在陶對面的沙發上。）

陶：對不起，現在還沒輪到你。

孟：嘿，嘿，（站起）我聽他這段妙詞，一高興坐錯了洋椅子。

（陶不禁笑起來）

孟：笑什麼？本來嘛，這是外國人發明的。

陶：好，好，您請那邊坐吧！

孟：（走向沈）我還得把你這段詞補充一下，人家發明了撲克牌，我們打梭哈，人家發明了尼龍衣料，我們光——光天化日之下，袒胸露背。

陶：那麼大年紀，還缺德，死了連棺材都沒有。

孟：小姐，一個人活着總得爲明天着想，不瞞你說，我的棺材早預備好了，上等的木料，漆了五道漆。頂可惜的，是我大陸上那口楠木棺材，給共匪搶走了。這群掘祖墳搶棺材的土匪，我生前跟他們勢不兩立，死後還得跟他們算賬。

沈：（對孟）一個人活着浪費已經够瞧的了，死了還要浪費一口棺材，要臭一塊地，這又何必呢？死了火葬，乾淨俐落。

孟：你提倡科學；我不反對，這一點，我可不贊成。人死了厚葬不厚葬，沒有關係，可是不能不葬，不能沒有墳地——

陶：對不起，我們是在口試，不是開辯論會，（向孟）請你停止發言！

孟：我已經備過案了，保留發言權。請原諒！幾句話就完（向沈）你知道，修墳立碑，清明祭掃，主要的是教後生小子不忘祖宗。這就是「論語」上所說的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」的意思。

你讀過大學，還沒讀過「論語」吧？

沈：我研究科學，就是爲了不忘我們中華民族的遠祖黃帝，他不但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，給我們留下了錦繡河山，而且在科學上發明了指南針，對於軍事和航海有最偉大的貢獻。

孟：這麼說，你還不愧爲黃帝的子孫，好小子，有出息。

沈：五千年來，在古代還有幾位科學家，後來就越來越不行了。一般讀書的人，都在經學理學，詩詞歌賦裡面翻跟頭，翻來翻去，結果在國際上還是栽跟頭。

孟：哎，青年朋友，你可別忘了在清朝末年，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時候，可派了大批留學生到外國去學科學，那時候我還穿清朝的開襠褲子哩。

陶：怎麼？清朝也講究穿開襠褲子？

孟：小姐，這不是講究，這是人生必經的過程。

沈：那批留學生總算沒丟臉，還出了一位發明火車掛鈎的詹天佑，他對我們的國家和世界，總算有了很大的貢獻。

孟：就這一個，連第二個也找不出來。有些留學生是真不爭氣，他們只爲出國，不爲留學，所以學了點兒科學知識，也都跟着麪包一塊兒消化了。等到學未成而回國的時候，光會擺洋架子，發洋脾氣。見着蒼蠅，蚊子，不知道發明滴滴啼，反而怪自己的國家落後，你說這份兒留學生可笑不可笑！

沈：這還是好樣的。

孟：對啦，還有一些留學生，在外國學的本來不是做官，一回國來就要做官，有官可做，當然是得其所哉；一旦做官不成，就退有怨言，抱着洋文憑發牢騷，怪政府不識貨，就誤了他這塊真材實料。更有些無恥的傢伙，一做官就想做到進棺材，要是中途丟了官，就如喪考妣，寢食不安，一氣跑到外國去發洋牢騷，你說這種人可惡不可惡，幸而當初我沒出成國，否則，也許受這種人的傳染，不安份守己的做人。

陶：人不可貌相，真看不出你當初還想出國。

孟：我想到美國去學開礦，想挖金子，那時候我滿腦子是黃金，可是我的英國驢子不行，沒去成。

陶：怎麼，你想騎英國驢子到美國去？

孟：嘿，嘿，小姐，你弄錯了。我說的是English，那時候我的英文總不及格，所以一氣就把English唸成英國驢子。

（陶沈同時笑了）

陶：（向沈）現在，請你乖乖地坐下，我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。

沈：（坐原來的沙發上）好，你問吧！

孟：（向陶）我不用你請，我會自動坐下。（坐在雙人沙發上）

陶：你這次應徵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，要坦白，不許扯謊！

沈：我是在大學學科學的，科學講究的是真，所以我也絕對不扯謊。

孟：對，治學的態度是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應徵的態度，是大膽應徵，小心口試。